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二〇〇三年亞美尼亞總統選舉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in 2003

doi:10.30390/ISC.200404_43(2).0003

問題與研究, 43(2), 2004

Issues & Studies, 43(2), 2004

作者/Author：龍舒甲(Shu-Chia Lung)

頁數/Page：63-8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4/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4_43\(2\).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404_43(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二〇〇三年亞美尼亞總統選舉*

龍 舒 甲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歐美所助理研究員)

摘 要

二〇〇三年三月五日，亞美尼亞舉行獨立後的第四次總統選舉，科恰爾揚蟬聯成功，出乎他自己和黨團的意料，他沒在第一輪選舉中過半，同時又因為在前後兩輪的投票中都發生各種違規情事，不但令國際觀察團，特別是那些曾經訓練和協助過他們的西方團體感到失望，而且讓反對黨派在選舉一結束就質疑科氏當選的合法性。半個多月過後，總統不僅無法安撫對手的情緒，反而更因逮捕行動而把政情推向了不安，這樣的發展，使得五月下旬國會改選的投票率僅有百分之五十二·七，至於擴張總統權力的全民公決也未過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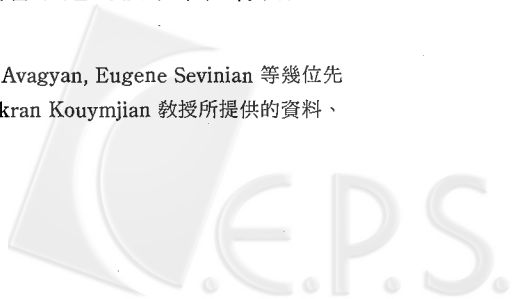
關鍵詞：亞美尼亞、總統選舉、科恰爾揚、傑米爾契揚

* * *

壹、前 言

二〇〇三年三月五日，科恰爾揚（Robert Kocharian）蟬聯亞美尼亞的總統寶座，出乎他和黨團意外的是，他沒在第一輪選舉中過半，同時又因為在前後兩輪的投票中都發生各種違規情事，不但令國際觀察團，特別是那些曾經訓練和協助過他們的西方團體感到失望，而且讓反對黨派在選舉一結束就質疑科氏當選的合法性，半個多月過後，總統不僅無法安撫對手的情緒，反而更因逮捕另一位先前參與過第一輪競選的候選人而把政情推向了不安，這樣的發展，使得五月下旬國會改選的投票率僅有百分之

* 作者特別要對在亞美尼亞的 Ian Gorvin, Mark Grigorian, Gohan Avagyan, Eugene Sevinian 等幾位先生與若干新聞網站未透露姓名的主編，以及在美國著名的 Dr. Dickran Kouymjian 教授所提供的資料、譯文、指點與解釋疑惑、介紹書籍等協助謹致以謝忱。



五十二·七，至於擴張總統權力的全民公決也未過半。亞國從蘇聯解體後至今已獨立十三年，這段期間其局勢總是緊張不安，除了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飛地」(Nagorno-Karabakh Enclave)而和鄰國阿塞拜疆(Azerbaijan)發生過戰爭，以及和另一鄰國土耳其有著多年的歷史宿怨以外，每一回的總統選舉總會因為不乾不淨的動作，不斷產生政治性新仇。本文擬先就史地、政黨與總統選舉規則三方面來說明亞美尼亞的特點，接著再從現任總統、競選對手、選舉政見，競選過程與選後的影響等五方面來分析這一次的總統選舉。

貳、亞美尼亞的特點： 史地、政黨、總統選舉規則

一、史地方面

(一) 高原與山地結合的地形

亞美尼亞位於一大塊被陸地封閉的山地高原上，這座大高原的平均高度是五千英尺(約一千六百多公尺)，面積廣達三十萬七千六百平方公里，若以目前的地理位置來看，歷史上的亞美尼亞曾涵蓋土耳其東半部、伊朗東北地區、阿塞拜疆與喬治亞(Georgia)的部分與整個的亞美尼亞共和國。在眾山層層圍繞之中，庫爾河(Kur R.)於亞國的東部切割著高地，且由高度較低之處流入裡海(Caspian Sea)，小高加索山脈(Lesser Caucasus Mt. Range)峰峰相連，龐地克山脈(Pontic Range)從黑海(Black Sea)與格魯吉亞當中分隔出亞美尼亞，並形成北部的天然邊界，至於上札格羅斯(Upper Zagros)峰群與伊朗高原相連的陶魯斯山(Taurus Mt.)則成了亞國的南部邊界；在這高原上，還有幾座一萬兩千英尺(合四千公尺)以上的山峰，分別是：大亞臘拉特峰(Greater Peak, Mt. Ararat)、西潘山(Mt. Sipan)、亞拉殫德斯山(Mt. Aragads)、小亞臘拉特峰(Lesser Peak, Mt. Ararat)、賓戈爾山(Mt. Bingol)，它們是亞拉克斯河(Arax R.)和與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的發源地，其中大亞臘拉特峰高達五千六百多公尺，它與小亞臘拉特峰均位於目前的土耳其東境。①亞拉克斯河源自東安納托利亞，連接庫爾河後流入裡海，它不但是亞國最長的河流，而且還造成了亞臘拉特平原與亞拉克斯谷地，至於幼發拉底河則是古代大亞美尼亞與小亞美尼亞的分界線，另外還有一條有名的河流底格里斯河(Tigris R.)也流經亞美尼亞。群山之中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衆水所在造就了碩美的農產，然而在這山川交匯並列之處卻隱藏著地震的危機，雖然不是經常發生，但從歷史紀錄來看，其發生的結果卻往往是死傷者數以萬計。②

註① 亞臘拉特山大小二峰是亞美尼亞民族的聖山，挪亞方舟已確定冰封於大峰的峰頂，土耳其政府禁止攀登該處。

註② George A. Bournoutian, *A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People, 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00 A. D.* (Costa Mesa, Calif.: Mazda Publishers, 1994), pp. 3~6.

地理決定著一國的歷史，這對亞美尼亞而言，的確是再真實也不過。一方面，由於其位置不僅緊鄰昔日的帝國，同時還處於歐、亞兩洲貿易與文化銜接點上，因此亞美尼亞民族於吸收著不同文明精華之際，並能將亞洲的豐富文化帶進古代與中世紀的歐洲，以及把近代的歐洲文化傳入亞洲；另一方面，由地形所形成的走廊，也導致了外來者不時的入侵，並讓亞國長期處於異族的統治之下，亞美尼亞的歷史中實在不乏血淚斑斑的篇章。

(二) 亞美尼亞人遭到慘烈殺害的歷史

原屬塞爾柱 (Seljuk) 王朝的突厥部落奧圖曼人 (Ottomans) 於公元一二九九年建立了一個伊斯蘭教軍事封建帝國，他們於十三世紀末遷移到安納托利亞，以聖戰的精神向外擴張，自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中葉，經過不斷的戰爭與征服，發展為一個地跨亞、非、歐三洲的大帝國，但在十七至十八世紀之間，帝國開始勢微，對外戰爭連連失利，內部改革阻力重重，各個屬地紛紛割據獨立。先有波斯的沙法維 (Safavids) 王朝興起，與奧圖曼爭奪亞美尼亞，一六三九年兩國簽訂祖哈布條約 (Treaty of Zuhab)，亞美尼亞被瓜分為東西二部，西半部劃歸奧圖曼，東半部則受伊朗統治；^③接著自一六七七年起至一七九二年止，奧圖曼又與俄羅斯帝國發生六次戰爭，結果使得奧圖曼帝國於一八〇〇年起加速衰微。^④然而當「青年奧圖曼黨」 (Young Ottomans) 於一八六五年成立之後，他們所要求的不僅是政治改革而已，對於亞美尼亞分離主義者也予以鎮壓，一八九一年，「青年土耳其人黨」 (Young Turks) 成立於日內瓦，四年後，他們又轉型成立「進步與聯盟委員會」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CUP)，就在當年，三十萬西亞美尼亞人造到殺害，一九〇五至〇九年間，奧圖曼當局又聯合了庫德族 (Kurds) 在各大城市殺害亞美尼亞人，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委員會」取得政權，一九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當天，就有三萬亞美尼亞成年男子在敘利亞的集中營遇害。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軍與亞美尼亞志願軍於一九一五年五月佔領瓦亨城 (Van)，奧圖曼政府以「通敵等事件」，頒佈「遣散法令」 (Tehjir)，結果估計有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帝國各處進行「遣散」的過程中致死，^⑤對亞美尼亞人而言，這是一場「種族滅絕」，戰後，當奧圖曼政權在反對列強佔領之時，又有三萬亞美尼亞人於一九二〇年遭害，依據當時美國駐帝國的大使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記載：帝國的內政部長塔拉特 (Talat Pasha) 曾經表示，「根據事實，那些今天的無辜之 (亞美尼亞) 人就可能是明天的犯罪者，因此要區別這兩種人簡直

註③ George A. Bournoutian, *A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People*, Volume II: 1500 A.D. to the Present, (Costa Mesa, Calif.: Mazda Publishers, 1994), pp. 26~41.

註④ *Ibid.*, pp. 42, 106.

註⑤ 許曉光，「中東亞美尼亞探源」，*世界歷史* (北京：1994 年第 1 期)，頁 98~100。Snasi Orel and Sureyya Yuca, *The Talat Pasha Telegrams: Historical Fact or Armenian Fiction?* (Nicosia, Northern Cyprus: K.Rustem & Brother, 1986), pp. 159, 165, 168.

是不可能的」。^⑥至今，在俄羅斯、中亞、中東、歐洲與美國等地尚都有為數眾多的劫後餘生者與逃難者聚居，此一事實，不僅對所有的亞美尼亞人都是一道難以磨滅的傷痕，而且還嚴重地影響著亞、土兩國日後的關係。

二、政黨

(一) 成立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政黨

亞美尼亞第一個真正的革命政黨是由一位名叫波塔卡爾揚（Migirdich Portakalian）的教師在被剝奪了在亞美尼亞之瓦亨城的居住權後移居法國並創辦「亞美尼亞報」（Armenia）之後開始有的一八八五年秋，波氏暗中協助九名學生成立了「亞美尼亞黨」（Armenakan Party），「亞美尼亞報」獲准進入奧圖曼發行後因仍繼續秘密鼓吹革命與介紹「亞美尼亞黨」之精神，遂遭官方禁止而轉往俄羅斯發行。該黨不但有黨綱，且有中央組織部與地區委員會，並曾獲得俄國革命組織的指導，在亞美尼亞的學校秘密地教導使用武器與軍事戰略，「亞美尼亞黨」曾執行過幾樁轟動當時的暗殺案件，最後據說是更換了黨名以躲避追剿。^⑦

一八八七年，在法國求學的六名亞美尼亞大學生因閱讀「亞美尼亞報」後而產生救國意願，當他們要求波氏支持而未獲正面答覆時，遂轉往維也納籌資與尋找亞美尼亞文模版辦報，就在等候模版期間，他們成立了三個委員會與草擬後來成立的「革命鐘聲黨」（Revolutionary Hunchak Party）黨綱，在黨綱中，他們認為基於經濟現實與社會正義而須以革命手段建立新社會，為此，必先爭取亞美尼亞之獨立，然後再逐步達成不同的政治與經濟目標。由於該黨綱內容包含了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兩方面的想法，因此就希望先以階級鬥爭反對經濟剝削，再建立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國家。一八八七年八月，「鐘聲黨」在維也納成立，翌年十一至十二月間，亞美尼亞文「革命鐘聲報」創刊號問世。一八九〇年，「鐘聲黨」更名為「革命鐘聲黨」，以符合其黨報名稱。不過他們提出的經濟與社會觀點因為亞國普遍貧窮而不得不轉往土耳其、俄羅斯與伊朗等國之亞美尼亞社區的中上階層尋求支持；又儘管他們在這些人當中獲得不少的認同，但在帝國境內的幾次行動效果不彰之後，該黨卻一分為二：一派認為由於其黨綱充滿社會主義者的理想而難以獲得歐洲強國的支持，所以應當將之從黨綱中排除；另一邊是納札爾貝克揚派（Avetis Nazarbekian faction），他們表示絕不放棄其理想，^⑧一八九六年，該黨在倫敦召開第二次黨大會，決定繼續生存下去，直到一百一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的名稱乃是「社會民主鐘聲黨」（Social Democrat Hun-

註⑥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Ch. 25, <<http://www.cilicia.com/morgenthau/Morgen25.htm>>; Pasha之意乃「最高榮譽行政長官」。

註⑦ Kamuran Gurun, *The Armenian File: The Myth of Innocence Exposed* (Nicosia, Northern Cyprus: K.Rustem & Brother, 1985), pp. 120~122.

註⑧ *Ibid.*, pp. 122~124.

chakian Party)。一九九五年該黨第十六次黨大會時曾發表宣言，強調：(1) 堅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原則；(2) 加強聯繫與照顧以往被流放、驅趕與逃難至他國的同胞；(3) 採取自由市場所獲之利應由全民共享，而非僅由少數菁英把持與佔有；(4) 繼續譴責「種族滅絕」罪行與創造「泛亞美尼亞中央委員會」，以便與社會各階層合作，完成最後之目標；(5) 強化教會各教派間合作與信任，並避免淪為政治工具。^⑨

另一個政黨名為「亞美尼亞革命聯盟」(Hay Heghaphokhakan Dashnakt-sutyun，以下簡稱「革命聯盟」)成立於一八九〇年，它採用「聯盟」乃因該黨成員中包括了俄羅斯境內不同的亞美尼亞團體，於是取俄羅斯之國家名稱含意，這個「聯盟」雖包括三個團體，但重要者有二：其一是居住在聖彼得堡的亞美尼亞學生，又稱為「北方人」；其二是來自奧圖曼帝國的亞美尼亞學生，被稱為「南方人」。該黨初成立時曾容納過「鐘聲黨」，但為時不長，尤其當「鐘聲黨」在沒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哈悌斯揚(Konstantin Hatisian)領導之下，並不同意「聯盟」的「宣言」，於是「聯盟」於一八九二年夏季進行黨大會時先宣布了極具革命性與戰鬥性的黨綱，接著發行黨報，然後擬出組織規章和成立東方局與西方局。由於「聯盟」的黨綱內容著重於採取宣傳、武裝、煽動等手段，因此當奧圖曼的軍政官員於世界各地一再遭到亞美尼亞敢死青年組織的狙擊與暗殺之後，其恐怖活動已令奧圖曼當局驚駭難防；^⑩時至今日，土耳其仍不時藉「反恐怖主義」之名呼籲國際間正視存在已百餘年的恐怖組織「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黨」，不過也正因為當時「聯盟」的措施激烈，所以也造成亞美尼亞無辜者普遍遭致無情鎮壓與殘害。

(二) 獨立後的政黨發展狀況

一九九一年亞美尼亞獨立之後，各種不同名稱的政黨紛紛出現，不過就特性觀之，大抵可歸納為四類：^⑪

第一，傳統型政黨：以「亞美尼亞革命聯盟」、「社會民主鐘聲黨」與「亞美尼亞民主自由(主義)黨」(Ramkavar Azatakan Party of Armenia)為代表。此三者均係社會主義者成立的「百年老店」，其中第三者之前身即為更名隱匿的「亞美尼亞黨」，他們雖已不復高舉社會主義，但在黨綱方面多主張國土完整，特別是針對「納戈爾諾－卡拉巴赫飛地」問題；加強與當年被遣送流放的同胞聯繫並確保他們的公民權；創造社會與經濟條件以加速改革等。不過當前總統捷爾－彼得羅斯揚(Levon A. Ter-Petrosian)在位時，「革命聯盟」曾要求依據制衡原則，強化國會以牽制總統權力，等到科恰爾揚執政時，他們就全力支持出身卡拉巴赫的科氏。不可諱言的，「革命聯盟」的革命血液至今依然濃厚。

第二，一九九一年前後成立的政黨與政黨聯盟：它們包括了「泛亞美尼亞民族運

註⑨ Declaration of the 16th Convention of S. D. H. P., <http://www.hunchak.org.au/16th_convention.html>.

註⑩ Gurun, pp. 124 ~ 127.

註⑪ Political Parties of Armenia, <<http://www.eurasianet.org/departments/election/armenia/partpro1.html>>.

動」(Hayots Hamazgain Sharzhum, HHS)、「民族民主聯盟」(Azgayin Zhoghovrdavarakan Miutyun, AZhM)、「自決聯盟」(Inqnoroshum Miavorum, IM)、「憲法權利聯盟」(Shahmanadrakan Irvunqi Muitiun, SIM)、「自由亞美尼亞使命」(Azat Hayq Arakelutyun)、「使命」(Arakelutyun)、「亞美尼亞共和黨」(Hayastani Hanrapetakan Kusaktsutyun, HHK)等，其中「亞美尼亞民族運動」在一九八九年就已成立了。就這些政黨的背景而言，它們多半是由人權、環保、非正式反對運動、異議組織與「卡拉巴赫委員會」(Karabakh Commission)等團體所產生，標榜自由、民主、和平、政治與經濟的務實主義、保證社會公義等。

第三，由前蘇聯時期之亞美尼亞共產黨分出的政黨與政黨聯盟：包括「亞美尼亞共產黨」(Hayastani Komunistakan Kusaktsutyun, HKK)、「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聯盟」，此一「聯盟」又包含兩個政黨，分別是「亞美尼亞聯合進步共產黨」(Hayastani Arajadimakan Miatsial Komunistakan Kusaktsutyun, HAMKK)與「亞美尼亞土地的上婦女」(Anayk Hayots Ashkari, AHA)二者，它們都帶有馬克斯主義思想的意識型態。其中「亞美尼亞聯合進步共產黨」還自認為是前蘇時期亞共的合法繼承者，而「婦女」的黨綱主要是針對著促進與保護婦女們的權利、平等與增加她們在社會上的角色；確保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的參與地位；改善亞美尼亞與卡拉巴赫的婦女生活；建立國際婦女組織與聯盟的聯繫等方面。

第四，最近幾年才成立的新興政黨與聯盟：這樣的政黨大約有十多個，諸如：「權利與統一聯盟」(Right and Unity Alliance)、「尊嚴的未來黨」(Arzhanapative Apaga)、「統一聯盟」(Miasnutyun)、「法治國家黨」(Orinats Yerkir)、「強大的祖國黨」(Hzor Hayrenik)、「祖國聯盟」(Hayrenik)、「自由黨」(Azatutyun)、「社會主義者與知識份子力量聯盟」、「亞美尼亞青年黨」(Tseghakron)、「民族國家黨」(Azgain Petutyun)、「亞美尼亞保守婦女民主意識黨」(Hakandukht)、「夏米蘭」(Shamiram)等，^②其中「統一聯盟」包含「亞美尼亞共和黨」與「亞美尼亞人民黨」(Hayastani Zhoghovrdakan Kusaktsutyun, HZhK)，而「社會主義者與知識份子力量聯盟」則包含「亞美尼亞社會民主黨」(Hayastani Sotsial Democrotakan Kusaktsutyun)、「凱沙黨」(Kaissa)與「知識份子聯盟」(Mtavorakanneri Miutsiun)三黨。^③在這些政黨與聯盟之中，由卡連·傑米爾契揚(Karen Demirchian)所領導的「人民黨」相當具有影響力，傑氏本人在一九七四至一九八八年時曾擔任亞共第一書記，且在一九九八年總統選舉時，曾在第二輪競選中獲得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選票，直接威脅科恰爾揚；一九九九年三月間，他在國會選舉前兩個月成立政黨，結果他當上議長，成立一年時，黨員就已發展至三萬人，至今不到五年，但該黨潛力已受到國內外的相當重視。

註^② 「夏米蘭黨」的黨名係根據亞述帝國的一位女王而取之。

註^③ 「凱沙黨」經作者友人協助查證，係沒有黨綱的空心黨，黨部已不存在。

三、總統選舉規則

(一) 憲法條文

亞美尼亞憲法於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經由全民公決通過，內容含有九章一百一十七條七十一款，其中第三章乃關於總統之部分，主要包括：

(1) 總統任期為五年且不得超過兩任，凡具有公民身份與居住國境內均滿十年以上且年滿三十五歲者即有競選權利（49-50 條）；

(2) 總統在其任期屆滿前五十天必須進行選舉，當得票率超過半數（百分之五十）時就視為當選，反之，就須在第一輪結束後十四天再進行第二輪選舉，並以得票率最高者（即相對多數）視為總統當選人。如果只有一位候選人出馬時，則以超過所有選票的半數以上算數。又如果有一位候選人在第二輪選舉前決定不繼續參選的話，則應在第一輪結束後的第四十天重新再選舉，而新當選的總統必須在十天內就位（51 條）；

(3) 任何一位候選人如遭遇不可抗之困難時，選舉必須推遲兩星期，要是仍然無法排除或是某候選人被宣告去世的話，亦須在第四十天時重新進行改選（52 條）；

(4) 當總統宣布辭職，或去世，或難以適任時，則需依據憲法第五十七條，在總統職務懸缺後第四十天舉行特別選舉（53 條）；

(5) 總統需在國會特別會期時進行宣誓就職（54 條）；

(6) 如果總統被要求辭職時，國會須訴諸於憲法法院尋求過半數法官之決議，而國會亦須再依據法院之決議，並經三分之二議會代表同意後，才能決定總統之去職（57 條）；

(7) 當總統職務空缺與新當選總統尚未就任前，其職務應由國會議長暫代，如不可能，則交由總理。代理職務的議長或總理不得於此期間宣布解散國會或進行全民公決，或任命或除去總理與總檢察長之職務（60 條）。^⑭

一九九六年九月下旬，前總統捷爾一彼得羅斯揚以百分之五十二·九獲得連任，然而好景不常，一九九八年二月，相繼發生同黨操戈與府會嚴重不合等問題，在各方憂慮面臨內戰之下，他被迫要求辭職，^⑮當時擔任總理的科恰爾揚在總統下台後遂代理總統，於是依據憲法第五十七條與第五十三條，另外選舉新總統，當科恰爾揚也出馬競選時，曾有其他候選人利用第五十條條文檢舉科氏來自於卡拉巴赫飛地，在亞美尼亞境內並未住滿十年，應不具有參選格，但此說法遭到科氏反駁，當時曾進行過兩輪選舉，最後科恰爾揚以百分之五十九·四九得票率當選為亞國第三任總統，並於四月九日宣誓就職。

(二) 選舉法條文

亞美尼亞的選舉法計有三十二章一百四十一條，其中對於總統選舉部分該法是以第二部份第四項來條列，總計六章三十條。在總統選舉中，亞美尼亞全國有十一個（大

註⑭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http://www.ifes.am/laws/const3.htm>>.

註⑮ 龍舒甲撰，「亞美尼亞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政經情勢」，*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4 期（民國 87 年 4 月），頁 61。

型)單一選區(多數決制),當第一輪的投票率與得票率未達百分之五十時,在第二輪選舉中則依據相對多數決制(64條);凡由政黨提名之候選人必須得到三萬五千名連署者的簽名,非政黨提名之個人競選時,也必須成立一個由百位公民組成的團體來負責提名,因為中選會已經規定了連署書的格式與填報方式,所以當中選會對連署書如覺可疑,還會主動調查,若發生錯誤,則視同無效(67-70條);在競選保證金的部份,其金額是以候選人最低薪資的五千倍為準,且必須由候選人在中央銀行開戶,當他所得選票超過百分之五的得票率時,保證金會在選後六十天內退還,反之,保證金就列入國家預算;此外,候選人亦須將其個人財產與家庭最近一年之收入對社會大眾公布(71-72條);如果中選會發現候選人之申報資料有任何不符規定時,會宣布其登記資格無效,已繳納之保證金亦不予以退還;但若是已承認其登記之候選人也發生無效狀況時,必須得先經中選會三分之二代表投票通過且公布事實後,再予註銷其登記資格,且沒收其保證金,如候選人想上訴法院時,則須在收到中選會之決定書後三天內進行上訴,法院根據中選會的文件審判,一旦駁回中選會之決定時,候選人即被視為登記有效或重新再登記(73-75條);關於在競選活動使用媒體部份,候選人可以免費與付費方式使用傳媒,在電視上不得超過六十分鐘,在廣播電台不得超過一百二十分鐘,只要經候選人同意,其提名的政黨或團體也可以使用傳媒,如果候選人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時,還可以退還他百分之五十的使用傳媒費(81條);關於選票部份,選票是由中選會印製與準備,然後透過包含十個省與首都在內的這十一個大選區將選票先分到全國五十六個(中型)地區選區,然後再分到一千八百六十多個(小型)城鎮選區,每一個城鎮選區的選民名冊至少是以一千位選民為準,當選票分配到每一個城鎮選區時都會比該區的實際選民數目多出百分之五,中選會認為主要是防患於選票失落時選民無票可投(82條);對於選舉結果如有爭議,應於結果公布七天以內向憲法法院上訴(83條);如果發生下列三種狀況時,則該次選舉應視為無效:(1)因選票不確實而對候選人有嚴重影響時;(2)因選票不確實而造成無法獲得實際結果與決定當選人時;(3)發生違反選舉法而對選舉結果造成影響時(86條)。^⑩

自從一九九九年國會改選之後,修改選舉法之呼聲頗大,二〇〇一年二月,歐安組織、亞美尼亞中選會與國會的「政府與法制委員會」三方曾舉行圓桌會議,討論各方所提議要修訂的條文,然後逐步而緩慢地擬出具體的條文來,並於二〇〇二年五月七日一讀通過,^⑪然而根據實際參與討論過程之西方選舉法專家的經歷與感受,在修訂過程之中最大的問題是來自於科恰爾揚總統本人,因為他企圖以行政部門影響中選會與國會法制委員會的委員,專家們認為總統的影響力會造成選務工作上的危機,並使得選舉結果之合法性與公眾的信任都會受到破壞。

註^⑩ Electora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http://www.ifes.am/laws/electoral_code.htm>.

註^⑪ Amendment to the Electora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in the First Reading on 7 May 2002, <http://www.osce.org/odihr/documents/reports/election_reports/am/am_amd_elcode_may_2002...>.

叁、二〇〇三年總統選舉

以下將從現任總統、競選對手、候選人之選舉政見，競選過程和選後之影響等五方面對二〇〇三年總統選舉加以分析。

一、現任總統

科恰爾揚曾是「納—卡共和國」（Nagorno-Karabakh Republic, NKR）的首屆國會議員、國防委員會主席、總統、亞美尼亞總理，如今以現任總統爭取連任。今年選舉時，科恰爾揚是由「人民倡議」（Popular Initiative）所提名，但是公開支持他的八個政黨包括：「共和黨」、「革命聯盟」、「法治國家黨」、「民主自由黨」、「人民民主黨」、「尊嚴的未來黨」、「國家安全黨」與「強大的祖國黨」等。

運用權謀鞏固自己權力。亞美尼亞前任總統捷爾—彼得羅斯揚於一九九一年當選首任總統，一九九六年有意連任，但在執政期間，對於不同政治立場黨派與人士總設法打壓，選舉期間又非光明磊落，不僅令對手不服，且在他連任以後更組合聯盟與之形成對立。不過反對黨聯盟內部意見並不一致，「革命聯盟」與「自決聯盟」兩黨希望與總統溝通，建立和諧與理性之合作模式，另外一方「民族民主聯盟」則持堅定立場要與總統鬥爭勝負，結果三黨聯盟很快出現裂痕。起初，「革命聯盟」與總統關係尚稍有改善，但後來雙方因「革命聯盟」主席遭判刑四年而反目，總統遂以為可自敵營分裂而獲利，然而他在處理「納—卡問題」（Nagorno-Karabakh issue）之和平過程上被認為向阿塞拜疆讓步甚多，而產生更大風暴。

曾經擔任過「納—卡共和國」元首的科恰爾揚，於是和國防部長薩爾基斯揚（Vazgen Sarkisian）及內務與國安部長沙爾基斯揚（Serzh Sarkisian）三人聯合國會反對總統「以讓步換取經濟改善」之策，儘管總統最後在國會審查預算時妥協，但罷黜總統暗潮隱然形成。一九九八年元月，雙方在安全會議上不歡而散，科恰爾揚依恃軍方藉癱瘓政府向總統「逼宮」，結果由國防部長所組建的「卡拉巴赫自由戰士退伍老兵聯盟」（Yerkrapah Union，以下簡稱「老兵聯盟」）出面要求捷爾—彼得羅斯揚辭職，原先在國會中擁有九十六名代表並支持他的「泛亞美尼亞民族運動」黨團亦告解體，四十名代表一夕之間投向「老兵聯盟」，總統失去大多數支持而不得不黯然離開。^⑩

總統被迫下台後，科恰爾揚代理總統，曾保證總統選舉絕對自由而公平，還再三強調「團結」勝於「兩極化」，因此全國以為久盼之政治改革指日可待。他首先宣布

註⑩ Emil Danielyan, "Change of Leadership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1998)," 10 January, 1999, <<http://knowledge.tol.cz/look/knowledgeNet/...>>.

「革命聯盟」為合法政黨，又為其主席等十餘位受刑人平反與釋放他們，於是而贏得該黨之忠誠支持。然而到了同年三月大選時，他不僅效法前任總統，甚至更有過之，運用情治與安全單位對於從前各級政府官員與平民百姓，予以示意或恐嚇，選舉當天還出現不明暴力份子在若干投票所施暴與塞下大量已圈選了科恰爾揚的選票。另一候選人傑米爾契揚有鑑於科氏違法犯紀，乃匆促成軍，於投票日前一個月才決定出馬，結果在第一輪中，得票率僅差科氏百分之八，令科氏大驚；在競選第二輪時，科氏全力護盤，以五十九比四十一領先而當選。

由於科氏出自卡拉巴赫，本身並無班底，完全依賴權謀運作，對於強勁對手，以徵召入閣方式，既可以架空其與黨團關係，又可使他們無法參與國會選舉，以免他們日後在國會中組成強大黨團妨礙科氏施政。一九九九年國會選舉前，「老兵聯盟」正式申請為政黨，並推動單一選區多數決制度以阻擋其他反對黨所堅持主張的比例代表制。^①儘管國防部長薩爾基斯揚表示要盡力擴充屬於他的黨團人數以支持總統，然而總統對於薩氏並不只希望擔任部長，而想居最高位置的野心其實是心知肚明。不久，「老兵聯盟」中又分出一批人馬成立「共和黨」，與傑米爾契揚的「人民黨」結合為「統一聯盟」，選舉結果出曉後，此一「聯盟」成為最大贏家，在單一選區中佔有二十七席，在政黨比例代表中得到二十九席，其他無黨派候選人也獲得三十七席，至於另外五個跨越百分之五門檻政黨之所有當選人總數僅三十六人，於是科氏讓薩爾基斯揚擔任總理，並自其班底與盟友中徵召擔任內閣重要職務的閣員。

在二〇〇〇年一開始，總統就以政治鬥爭面對國人，先是除去總理職務，繼而利用電視廣播點名總檢察長，「統一聯盟」向總統發出最後通牒，要他換下國安部長沙爾基斯揚與電視公司領導人納格達爾揚（Tigran Naghdalian）。總統不但不予理會，反而不經總理薩爾基斯揚與國防部長哈魯瓊揚（Vagharshak Harutiunian）同意就直接任命兩名「老兵聯盟」領導人擔任軍中高級將領，一方面弱化薩氏的軍中勢力，也展現他掌控軍隊之實力，並預防軍隊政治化。五月初，換上新任總理馬爾卡爾揚（Andranik Markarian）與國防部長沙爾基斯揚，為此，也嚴重造成「統一聯盟」內部兩黨關係緊張，終至分道揚鑣。^②也就是說，總統藉著弱化政黨來強化自身的力量，國會議員有意無意地隨著總統的安排而起舞，使得人民的福利淪為為個人利益而服務的犧牲品，許多在一九九八年以後出現的政黨根本拿不出黨綱來，目的就是為寡頭政治而成立，儘管二〇〇〇年底進行過國會選舉改革，將單一選區名額減為三十七個，政黨比例名額增至九十四名；且在兩年後，又將政黨比例名額減為七十五名，單一選區名額增加為五十六位，但多數亞美尼亞人都已經對國家政治感到冷漠。

註① Robert Krikorian, "Armenia Under Fire (1999)," 26 January 2000, <<http://knowledgeNet.tol.cz/look/knowledgeNet/...>>.

註② Hovann Simoian, "Pessimistic Stability (2000)," 17 January 2001, <<http://knowledgeNet.tol.cz/look/knowledgeNet/...>>.

謀殺案件至今未破。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也就是在國會選後不滿五個月，竟然發生六名槍手闖進國會施暴，槍殺八人與綁架數十人做為人質，事件震驚全球。八名遇害者中有總理、正副議長、三名議員與一名政府官員，後來總統親自出面與兇手談判，終將人質釋放，又命總理之弟接任總理以安撫支持者。其實，儘管新總理曾經參加過「卡拉巴赫委員會」，又與「老兵聯盟」有關，但是科恰爾揚對於一個毫無政治經驗的人如何負責政府巨大改革工程並不在乎，而兩大對頭今後將完全不再構成威脅，才是科氏能夠全面掌權的關鍵；儘管如此，主嫌胡楠揚（Nairi Hunanian）至今仍未供出幕後黑手，總是堅稱獨自作案，而總統本人也無意追查、弄清並交代真相。不過「老兵聯盟」、「統一聯盟」與薩氏的軍中勢力倒是開始緊咬總統不放，受到這些指控影響，總檢察長監督調查，並逮捕總統身邊外交顧問哈魯瓊揚（Aleskan Harutiunyan）與一名國營電視台副主管，不久後，「民族民主聯盟」與「共產黨」亦加入要求科氏辭職行列。

二〇〇一年，雖然總統認為政治已經穩定，並準備展開部署二〇〇三年總統大選，可是全國六十多家電視台中的大多數，對於總統企圖控制媒體而訂定的新廣電法條文，曾於元月二十一日進行集體停播四十五分鐘的抗議行動。^②二月下旬，國會槍殺案主嫌在公開審判中，竟然面對媒體和在場九十多名受害者家屬、人質與一百二十九名證人表示要競選下屆總統，當時總理因為認為亞美尼亞的選舉法尚無法修訂，以致於沒有任何條文可以攔阻胡某參與競選的說法，曾令全國同感驚愕不已：目前亞美尼亞的選舉法尚無法修訂，也沒有任何條文可以攔阻胡某競選。因此，「晨報」（Aravot）評論人表示：「胡楠揚與現任總統之間幾乎沒有差別，一位被指控有恐怖份子的行動，另一位則被懷疑牽涉其中；如果胡楠揚能登記為候選人的話，那麼對科恰爾揚來說，他將會是更有價值的對手。」^②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一位新聞工作者因撰寫數篇有關國會槍殺案三週年的報導，而在離開家門後不遠即遭到手榴彈攻擊，所幸只是輕傷，他認為自己是在接受阿塞拜疆「鏡報」（Zerkalo）採訪而稱呼科恰爾揚為「獨裁者」時便已種下禍根。但是另外一位上述電視公司領導人而後成為公共廣電公司理事會主席的納格達爾揚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遭到暗殺，這位新聞界的領袖一直都為科恰爾揚服務，他的遇害時間是在進行第一輪總統選舉前六週，所以又再度引起政治敏感與緊張，總檢察署懸賞二十五萬美元以捉拿兇手，儘管曾經被捕的三十名嫌犯都因罪證不足而釋放，但是總統卻暗示反對黨派實施恐怖行動，身為反對陣營重要分子的前首都埃里溫市的市長格卡姆揚（Artashes Geghamian）則認為，納格達爾揚是死於他知道太多有關於國會槍殺案的

註② Emil Danielian, "Stability of Sorts (2001)," 12 January 2002, <<http://knowledgenet.tol.cz/look/knowledgeNet/...>>.

註② Mark Grigorian, "Armenia: Assembly Killings Trial Stumbles On," (CRS No. 158, 05-Dec-02), <http://www.iwpr.net/index.pl?archive/cau/cau_200212_158_3_eng.txt>.

錄影帶內容。^②

二、競選對手

二〇〇二年十月下旬，亞美尼亞曾進行過城鎮首長的選舉，這場選舉被認為是總統大選前的樁腳部署之重要任務，結果親總統的「共和黨」與「革命聯盟」二者幾乎大獲全勝，當時反對陣營的「民主自由黨」主席恰恰特揚（Vigen Khachatian）認為，這些選上的地方官員就是二〇〇三年二月大選時的主要後盾。在這次選舉中，選票「灌水」與幽靈人口兩種現象相當普遍，官方人員私下表示這次投票率不到百分之三十五，因為絕大多數的貧困選民或漠然以對，或接受買票。^③選舉完地方首長，就開始預備總統選舉。

競選對手多半是學經歷高的政黨領導人。起初登記參選的有二十一位之多，但經過一段時日，被中選會拒絕者與自動退出競選者已超過一半，最後剩下九人符合參選條件，其中八位是現任總統的競選對手，^④分別是：

(1) 阿瓦格揚（Ruben Avagian），法學博士與教授，代表「聯合亞美尼亞人黨」（United Armenians）；

(2) 傑米爾契揚（Stepan Demirchian），是在國會被槍殺的前議長卡連·傑米爾契揚之子，不但是位科技博士，也早在一九八八年就開始製造與生產機器人，他繼承了父親留下的「人民黨」；

(3) 格卡姆揚，曾經擔任過前蘇時期埃里溫市的市長，並自一九九五年起擔任國會議員至今，他是「民族統一黨」（National Unity）的主席；

(4) 哈魯瓊揚（Aram Harutyunian），自一九八四年起擔任埃里溫國立大學講師至今，曾是「民族自決聯盟」黨員與發言人，以及「總統協調憲法修訂委員會」（President-coordinated Constitution Amendment Commission）的委員，又於二〇〇〇年間與人合組「民族和諧黨」（National Accord），目前是該黨黨魁；

(5) 卡拉佩特揚（Aram Karapetian），物理數學博士，當他在俄羅斯科學院所屬的社會政治研究中心時，因論文傑出又獲得政治學博士，之後曾分別在俄羅斯「國家杜馬」（下院）、「國家杜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與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上院）等處服務，二〇〇二年，他回到亞美尼亞成立「遠景」倡議中心（Herankar Initiative Center）；

(6) 馬魯克揚（Vazgen Manukian），不但是物理數學博士，而且於一九八八年就是「卡拉巴赫委員會」的成員，並擔任「泛亞美尼亞民族運動」主席，一九九一年，他成立「民族民主聯盟」，具有完全的黨、政、軍與軍工企業資歷，是科恰爾揚的主

註^② Mark Grigorian, "TV Chief Killing Rocks Armenia," (CRS No. 161, 09-Jan-03), <http://www.iwpr.net/index.pl?archive/cau/cau_200301_161_2_eng.txt>.

註^③ Karine Ter-Saakian, "Armenia: Elections Hit New Low," (CRS No. 152, 24-Oct-02), <http://www.iwpr.net/index.pl?archive/cau/cau_200210_152_2_eng.txt>.

註^④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go to the website at <http://2003.elections.am/?lan=eng&go=can_info>.

要對頭之一，目前是該「聯盟」的主席；

(7) 馬爾加爾揚 (Garnik Margarian)，出身於情治單位，是「祖國與光榮黨」(Homeland and Honor) 的副主席；

(8) 撒爾格斯揚 (Aram Sargsian)，曾經擔任過「亞美尼亞共青團」文宣部長與「亞共」第一書記，後來共黨改換名稱為「民主黨」，他被選為主席，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前，「民主黨」與其他一些政黨所聯合成立的「民族和諧聯盟」(National Accord Union) 曾提名他競選總統；

二〇〇三年選舉時，「人民倡議」除了提名科恰爾揚以外，還提名了卡拉佩特揚，但卡氏卻是由反對陣營的「憲法權利聯盟黨」(Constitutional Right Union) 來支持競選。在競選活動開始前，另一位擔任過亞國外長的何萬尼斯揚博士 (Raffi Hovannisian) 因具有美國公民身份且在亞國居住不滿十年，而遭中選會除去參選資格，^⑥當時支持他的「傳統」運動 (Zharangutyun Movement) 與其他一些政黨具發動抗議；至於卡拉佩特揚雖久居俄羅斯，又為俄國議會代表，其參選資格也具有爭議性，支持他的「憲法權利聯盟黨」副主席還甚至為此而遭致攻擊，不過他還是參與了第一輪的選舉，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何萬尼斯揚的影響力，不但遠在科恰爾揚之上，而且也令俄羅斯政壇一些人覺得不安。

反科恰爾揚的政黨並非同心。在第一輪競選結束後，兩位不過半的最高得票者是科恰爾揚與斯切潘·傑米爾契揚；在形勢上，傑氏所屬的「人民黨」頗具號召力，所以在反科恰爾揚勢力這方面，「人民黨」、「共和黨」、「民族民主聯盟」、「祖國與榮譽黨」、「民主黨」與「憲法權利聯盟黨」等都在第一輪競選前均已公開表示會支持傑氏。然而同樣是反科恰爾揚的政黨，卻仍有些政黨領導人基於以往的立場不一與權力傾軋，使得彼此之間心結頗深，他們雖然不與科恰爾揚站在同一陣線，但仍因嫌隙而與傑米爾契揚保持距離，那些在參與第一輪競選落敗後就不再對科恰爾揚與傑米爾契揚的第二輪選舉表示支持的政黨則是：「民族統一黨」與「民族和諧黨」。

三、選舉政綱與電視辯論會

總統的選舉政見較為周全而務實。根據中選會的規定，所有參與競選的候選人都必須繳交他們的競選政見，以供選民參考，上述九位也不例外，幾乎每一位均在內政、外交、卡拉巴赫、處理放逐與流亡同胞、經濟、社會、文化與科技等政策上規劃了一份藍圖，然而檢視八位由反對陣營所支持的候選人與現任總統所提出有關於當選後的施政項目與方向時，讓人覺得幾乎是大同小異，因為他們最主要的重點都是以如何振興經濟為首要任務。不過任何一位候選人也都知道，既使在經過了七十年的蘇聯式管理與十年的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期以後，亞美尼亞的經濟至今依舊是捉襟見肘，所以讓他們當中任何一位來當領導人都會有進退失據與首尾難顧的窘境。

註⑥ "Interim Report 1," 23 January, 2003, <http://www.osce.org/odihr/election/field_activities/2003armenia/doc/interim1.pdf>.

藉由電子郵件，亞美尼亞的知識份子、外資企業主管、個體戶在表示他們對選舉政見以及對國家經濟問題與解決之道的看法時，較為一般性說法就是政綱還不能被視為一種嚴肅的施政方針與絕對的評估指標，以及把經濟不振的原因多歸咎於一九八八年大地震的影響與行政官員的貪污。到目前為止，執政者的確已知道存有很多問題，但他所能解決的卻不一定都是人民認為急迫的，因為當年數以萬計的建築、工廠與民生生產設備都在剎那間遭破壞殆盡，至今仍未恢復元氣，何況國家財力不但多年來大半依賴外援，而且在二〇〇三年還有九億七千七百三十萬美元的外債，^②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對於科恰爾揚政府能否在下一個五年會順利地重建災區與每年都顯示出令全民振奮的經濟表現均還是未知數。

身為總統的科恰爾揚在論及內政時，並不否認貪污亂紀的情形嚴重，在新的任期內他希望能儘速解決人事革新的問題；在外交方面，他在競選期間就已經讓莫斯科吃了定心丸，也因此為他解決了能源困境，至於和西方的關係，他也無意疏遠，因為主要的經濟援助與安全畢竟是需要仰仗於美國與北約組織的力量。對於納一卡問題，他表示解決的可能性是樂觀的，他並不否認在阿塞拜疆方面存有一種以武力作為手段的看法，但是科恰爾揚不認為自己對於戰爭感到興趣。至於經濟方面，他計畫把地震災區建設為發展地區，以解決多年來災區失業率高居不下的問題，同時他也把長期拖欠醫療、能源等部門人員的工資、籌措退休人員的退休基金、引進醫療保險、建立全面的保險體系、更新全國取暖系統、全面實施稅務體制改革等都列為選舉支票；此外近年來，亞美尼亞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人口大量外移，尤其是那些具有技術與專長的人員紛紛到俄羅斯及鄰近國家另謀出路。儘管他已承諾在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年間要增加三萬五千至四萬個就業機會，但是國內實際上所需要具有經驗的科技與工業技術人員依舊是不足的。^③

總統利用電視辯論穩定民心。除了中選會藉媒體公布了九位候選人的政綱以外，亞美尼亞也在西方的協助之下對第二輪的選舉進行了「獨立國協」(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地區的第一次電視辯論會直播，由六位電視台的記者對兩位候選人提出包括：國內政治現況、打擊貧窮、貪污問題、納一卡問題、改善和土耳其與阿塞拜疆的關係等十二個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根據前一項而繼續發問。首先，科恰爾揚表示為了國家的穩定而願意和反對陣營合作，但條件是必須雙方都對提出一個比較務實而特定的範圍有所準備；其次，科氏認為一個穩定的政治體制，必須要有穩定的政黨，就目前亞國有一百二十個政黨以及十五人參選總統的情形是不大容易建立起穩定的局面；第三，當現任總統為他消除貧窮之社會政策辯論時，所提出的是由世界銀行已公布之幾項對他有利的數字，以及他準備增加就業機會以支援中小企業與新興農場的的計畫；第四，對於確保能源安全方面，他表示應該一方面做好管

註^② Armenian External Debt to Make \$977.3 Million in 2003, February 18, 2003, <<http://www.panarmenian.net>>.

註^③ President Robert Kocharian's reply to questions by readers of "Golos Armenii" newspaper of 21 Dec., 2002, <<http://news.president.am/eng/?sub=news&id=656&year=2002>>.

理工作，另一方面依賴俄羅斯的協助；第五，對改善和周邊兩個伊斯蘭國家的關係，科氏覺得歐洲理事會與美國這二者應扮演重要角色，同時多加運用國民外交、議會間聯繫、資訊交換、交通合作、共同開採邊界地區水資源等方式，以消除彼此的緊張形勢。²⁹基本上，由於科恰爾揚已具有的執政經驗與對問題的掌握較顯得穩重而深入，因此會讓不少人覺得再給他五年執行他的政策應不為過。

四、選舉過程與其顯示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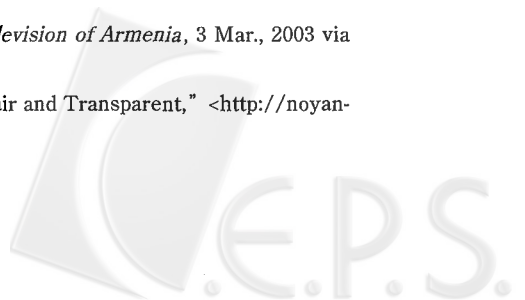
從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亞美尼亞各個政黨與人民團體就開始繳交他們所提名的人選到中選會，接著再從十二月七日起，中選會就把連署書與其他申請表格寄回給這些團體，以便它們在全國各地收集簽名，然後所有的連署書都必須在十二月的最後一天交到中選會，二〇〇三年的元月一日開始，便讓候選人有二十天的時間展開正式登記，選務工作隨即全面運轉，直到二月十七日的晚上，其間，候選人可以在二月八日之前辦理退出競選。二月十九日與三月五日的兩輪選舉，雖都看到科恰爾揚的勝選，不過從選舉過程中仍顯示出若干意義。

亞國政府原本有心辦好本次選舉。在這次選舉前，國會有鑑於對「一項好的選舉法不是公平選舉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其必要條件之一」的體認，因此與西方的選舉專家花了很長的時間來修法，在修訂的過程中，反對陣營也根據以往的弊病提出了不少的建議。³⁰首先是針對進入投票所工作人員與候選人競選助理與代表們的身份識別問題，為此，官方與反對黨就爭執了許久，結果同意修訂這一條；其次是對於選民名單的保存、更動與公布，儘管國會多數黨不同意反對黨的建議，但後來還是決定成立「選民名單顧問委員會」，以消除可能舞弊的疑慮；再次是反對黨對於總統所指派各級選委會的三名記票代表認為應減至一人，但不為多數黨所接受，因為他們認為已由過去的五名改為三名了；復次是對於投票箱的設計，反對黨也認為以往的木箱應改為透明的塑料箱子，起初，有人認為它五十美元的單價太貴了，不過政府決定還是從善如流（最後以二十美元訂購了二千多個），反倒成了本次選舉的最明顯特色；又次是反對黨又建議政府應放鬆對廣播媒體的管制，因為它們對反對黨的反宣傳無法讓選民真正認識其候選人，特別是有兩家電視台在報導真相後竟遭當局的封殺，並吊銷其執照，有關這一點，政府並未採納它們的看法。

兩輪選舉瑕疵證明並非尊重選舉。競選活動是從元月二十一日正式起跑，當時在候選人的名單上仍有十一位，其中包括了由反對陣營十六黨在討論數月後所提出準備挑戰科恰爾揚的幾位候選人。除了歐安組織的選舉專家是最早到達亞國進行觀察任務的之外，其他的國際選舉觀察團也都相繼進駐，並於展開工作後不久，就幾乎天天接

註²⁹ “Armeni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TV Debate,” *Public Television of Armenia*, 3 Mar., 2003 via <jhuseyno@ea.nacs.uci.edu>.

註³⁰ Vardan Vardanian, “Will the Upcoming Elections be Free, Fair and Transparent,” <<http://noyantapan.am/news/hlarch/2002/issue46.htm>>.



獲數十起抱怨與檢舉電話，其中包括連署書的嚴重違規，至於由國防部長來擔任總統的競選總幹事更是令人覺得有爭議性。同時由於中選會在競選活動正式開始後並沒有開過會，結果讓大多數候選人對它都缺乏信心，因為成員中多半是總統的人馬。此外，反對黨對於選民的名冊亦表示相當的關切，主要是有許多生病住院或無法行動的病人，以及已經不在國內居住的人卻都出現在名冊上，有些軍事單位也不提供軍中選民的名單，使得選委會作業被迫遲緩。二月上旬以後，在兩名候選人決定退出競選後使得選情更加白熱化，中選會在這段時間終於開了一次會議，主要是針對設置透明的投票箱做了最後的協議，並且接受媒體的建議對亞爾塔夏特地區（Artashat）攻擊候選人的暴力事件以及當地警察拒絕受理出面制止之態度做出譴責。除了這些情形以外，行政不中立、媒體對反對黨的偏見與不均衡的報導、選務委員任命不公正、持外國護照的人介入競選、選民受到威脅與指示等問題更是屢見不鮮。^①

二月十九日投票當天，雖有國內外監督團體全面戒備，但是還是發生暴力攻擊選務人員與塞票箱等狀況，反對黨候選人與他們的黨部於是一再地向執法機關提出檢舉，並且宣稱選舉無效。根據統計，當天投票的選民佔全部的百分之五十九·一，現任總統科恰爾揚獲得百分之四十九·四八得票率，傑米爾契揚得到百分之二十八·二二，格卡姆揚有百分之十七·六六，其他六位均未跨過百分之五。由於得票率相差甚大，傑氏的支持者開始聚集進行和平而理性的遊行抗議，結果遭軍警拘捕者有一百七十多人，其中有四十人被扣留十五天，因此有若干反對黨強烈建議傑氏退出第二輪選舉，使得傑氏也為此頗感掙扎。相反的，科恰爾揚將自己的低得票率一來歸咎於反對陣營不斷宣傳選舉不過半的論調，以致於影響到許多支持他的選民，二來他也歸罪於若干地方的助選團辦事不力。三月五日進行了第二輪選舉，這次投票人數比第一次還多了近十二萬人，科氏是以百分之六十七·四八獲勝，蟬聯成功，然而反對黨決定開始持續抗議。^②

總統若干作法在於只求勝選。儘管科恰爾揚總統表示，他不但不是一個逃避問題的人，反而是一位經常在狀況中出來解決問題的人，可是就和上一次競選總統時一樣，又是一次既不太公平又不很公正的過程。西方記者與觀察員曾在若干投票所附近看到許多人無意投票而覺好奇，但受訪者所做之答覆多表示選舉只是一場毫無意義的鬧劇，因為大多數人民看不到希望，就算是當政者在選舉期間贈送他們取暖用的木材或是十元美金，也頂多僅能維持一星期而已。

一般認為媒體新聞人員的見解與感觸應較為敏銳，於是外界會看到兩種情況存在：一方面是當媒體領導人或編輯主管完全支持總統時，記者們的報導與對外言論都表達出國家充滿前途的樂觀信念，以及亞國的經濟成長數字已經幾年都保持兩位數字；但在另一方面那些不曾接受過國家財政援助的獨立媒體記者們，都認為他們的物質生活

註① “Interim Report 2, 3, 4, 5,” <http://www.osce.org/odihr/election/field_activities/2003armenia/doc/interim2,3,4,5.pdf>.

註② Results of Elections, First and Second Round, <<http://2003.elections.am/?lan=eng&go=result,result2>>.

與精神生活都不好過，因為他們不但與一般大眾一樣得為著柴米油鹽的著落而辛苦度日，同時又需擔心得罪當局，他們都害怕萬一。一位獨立媒體工作者在接受西方網路連線回答外國聽眾「叩應」時就表示，如果總統平時就堅守民主立場，那麼選舉時又何須到處布置軍隊與情治人員；更諷刺的是總統對於自己的國防部與軍隊都不信任，連那些負責監控的軍隊都還是從卡拉巴赫調過來的。^③

根據媒體指出，早在大選以前，那些支持總統的政經利益團體與國會的多數黨議員就協議好要不計代價把科恰爾揚送進總統府，以交換在五月間國會選舉時的總統全力為他們背書，特別是在政黨比例代表的名額已增加到將近國會所有席次的四分之三以後，因此連支持總統最力的「革命聯盟」主席何萬尼斯揚（Vahan Hovannisian）都對即將而來的國會選舉表示極度關切，並且暗示總統不要忽視「錢袋」的「致命吸引力」，原來在總統競選期間就已發生一些村莊把所有的選票賣給了準備在五月份參選的候選人。^④

五、選後的影響

投票活動雖在三月五日的晚上已完全結束，可是開票與計票過程卻顯得相當緩慢，部份原因是由於計票人員被規定在投票都結束後才獲准吃晚餐，於是這些人員就分批外出；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不少地方在投票時就發生問題而引起爭議。儘管在大部分地區開出的得票率已顯示科恰爾揚遠超過傑米爾契揚一半以上，但也正因為發生可議的投票所不少，於是就更增添了反對陣營的疑竇與憤怒。三月六日，他們聲言總統的得票率缺乏合法性，於是上街聚集與遊行抗議者愈來愈多，「亞美尼亞世界報」（Hayots Ashkhar-）、「亞美尼亞共和國報」（Hayastani Hanrapetutyun）與俄文發行的「民族報」（Azg）對反對黨的作法紛紛譴責，說他們是在刻意製造社會分裂與緊張；「世界報」（Yerkir）與「祖國報」（Orran）則認為選舉違規的確屬實，但是人民與民主都獲得了勝利；唯獨反對陣營的「人權報」（Irvnuk）一直都是毫不客氣地猛批總統與當局的陰謀操控中選會，以致於令人絕望。^⑤綜合本次總統選舉所產生的影響，大概可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亞美尼亞三百多萬人民而言，獨立十二年後，他們大多數人的生活仍在貧窮線上打轉，表面上來看，經濟成長數字漂亮，但是國家的重要經濟設施都已賣給了外國，儘管居留海外的亞裔僑胞經常大量匯款回鄉，但是整個國家的外債數字卻年年高漲，政府賣盡家當，百姓賣光選票，都是為了生存目的。而令老百姓尤其憂慮的是，總統選舉以後只會更擴大貧富差距而已，選擇傑米爾契揚者絕非科氏一味所謂的

註③ “Armen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Mark Grigorian,” 27 February, 2003, <<http://www.tol.cz/q-a/Qalist.php?&IdD=9>>.

註④ Armenialiberty, Press Review, 15 March, 2003, <<http://www.armenialiberty.org/press/press/en/2003/03/A18824A9-1A1E-4D97-BAE6-EBFB...>>.

註⑤ Armenialiberty, Press Review, 7 March, 2003, <<http://www.armenialiberty.org/press/press/en/2003/03/26BE16E4-199A-48BA-934A-2137E...>>.

「有意破壞穩定」。

第二，總統對於警察大量拘捕反對陣營抗議人士與違法濫權視若無睹，當教會最高領導人勸告科氏以和為貴，勿再刺激而增加社會不安時，總統也並未誠心採納，直到歐洲理事會與歐安組織發表重話時，才不得不買帳而釋放一些政黨領袖；也就是說，當顧及亞國在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時才會真正考慮民權；科恰爾揚的民主標準在今後五年是否能提升到更接近國際間要求並不樂觀。

第三，擔任科恰爾揚競選總幹事的國防部長曾批評西方監督亞國選務與人權的組織不懂亞美尼亞人民的心理，而外交部長也指責歐安組織等不僅存在偏見，對於亞國的民主進展未加重視，反而還為反對陣營壯膽，與支持其屬意的特定對象；但是當選戰一告結束，他二位和總理與其他幾位部會首長均立即宣布投入國會選舉，以組成一面倒之國會來協助順利推動科氏未來施政，亞國政壇所顯示「利益至上」，亦令有識者對於民主生根與成效深感憂心。

第四，對於公共廣電公司理事會主席納格達爾揚之死，總統在第二輪選舉期間，曾暗示納氏之死與反對黨有關；三月中旬，當總檢察署宣佈破案之際，對於下達執行暗殺令之兇嫌的動機並未有任何說明；但是柯恰爾揚當選後不久，竟公開指出唆使行兇之人是（已遭暗殺的）前總理薩爾基斯揚之弟，並下令逮捕，薩氏之母在總統府外靜坐抗議，認為這是繼十月二十七日（一九九九年）恐怖行動後的政治迫害。正當外界對於這樁政治暗殺經過尚未清楚明朗之前，總統宣布嫌犯罪狀，亞國司法遭遇嚴重政治干預，更加深他本人和反對陣營與西方人權組織之對立。

第五，俄羅斯在選票尚未開出之前就已向柯恰爾揚申賀，接著，俄國少數媒體又就亞國對西方民主與人權組織的干預和不滿加以論斷，表示彼等將迫使亞美尼亞唯有「選擇老友」。亞國對外政策是否完全棄西方而更多依賴俄羅斯尚待觀察，但俄羅斯部份人士對民主意義與價值之體認與嘲弄西方民主與人權組織之心態，對於亞美尼亞當政者而言並非鼓勵。

肆、結 論

其實，經過蘇聯共黨一黨專政與極權獨裁七十年以後，這些前蘇聯地區的國家在還沒有做好與西方政經制度接軌之心理準備與施政目標的狀況下，就措手不及地面臨了充滿情緒性的獨立事實，緊接著又在新舊國家統治者對於政策不明確、需求不清楚、分配不均衡、衝突不間斷的摸索與經歷之後，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的現況大多存在著挫折、失望、焦慮與埋怨的感受，亞美尼亞也不例外。

十多年來，亞美尼亞是俄羅斯以外地區接觸西方較為密切之國家，在沒有顯著的經濟資源之下，政客們對於政治版圖之劃分與利益之計較其實已超過正常，執政黨團與反對黨團，以及執政團隊內部之相互敵視與分裂都脫離不了私利，而選舉，只不過是把平時看不清楚的鬥爭方式與手段加以放大與明朗化而已，每一次的選舉都是掌權者的精心設計與安排，以達成大權絕不旁落的目標；這從去年的地方首長選舉到今年

的總統選舉，以及接下來的國會選舉，就可以充分證明亞美尼亞有選舉而民主脆弱的實例。事實上，從總統選後到五月下旬，反對黨陣營一方面卯足全力反撲，另一方面緊咬總統大選弊案；而西方民主與人權組織的訓練與監督也對於另一次的乾淨選舉，在不敢給予太高期望之餘，更增加了觀察人員的數目；至於總統本人依然沒有通過兩項挑戰：一是如何確保國會選舉符合國際社會的標準與期望，二是如何安撫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正如有識者所擔心的，總統本人並未利用這一次的總統選舉彌合過去舊有的傷痕是一項絕對的錯誤。

* * *

(收件：92年3月26日，修正：92年4月30日，接受：92年5月30日)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in 2003

Shu-chia Lu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Divis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on March 5, 2003 witnessed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Robert Kocharian succeed in his re-election bid. The surprise of the poll was that he did not win the majority of the ballots in the first round and needed a run-off to gain victory. There were allegations of irregularities in both rounds of voting that not only disappointed the international observer groups, particularly those Western ones that provided assistance and training, but also led to opponents challenging the legitimacy of Kocharian's presidency. Even more than two weeks after the result was made known, the President failed to secure the endorsement of the election by the opposition parties. Instead, he pushed the country into a dangerous state by arresting political opponents. This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possibl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upcoming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n May 25.

Keywords: Armenia; Presidential Election; Robert Kocharian; Stepan Demirchian



參考文獻

- 許曉光 (1994), 「中東亞美尼亞探源」, 《世界歷史》(北京), 1, 98-100。
- 龍舒甲 (1998), 「亞美尼亞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政經情勢」, 《問題與研究》, 37, 61。
- Bournoutian, George (1994), *A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People, 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00 A.D.*, Costa Mesa, Calif.: Mazda Publishers.
- Bournoutian, George (1994), *A History of the Armenian People, Volume II: 1500 A. D. to the Present*, Costa Mesa, Calif.: Mazda Publishers.
- Gurun, Kamuran (1985), *The Armenian File: The Myth of Innocence Exposed*, Nicosia, Northern Cyprus: K. Rustem & Brother.
- Orel, Snasi and Yuca, Sureyya (1986), *The Talat Pasha 'Telegrams': Historical Fact or Armenian Fiction?* Nicosia, Northern Cyprus: K. Rustem & Brother.



文後條列式參考文獻（範例）

- 吳志寧（1993），「匯率與單根—台灣之實證研究」，《經濟論文》，22，101-133。
- 刑慕寰（1984），「再論台灣工業長期發展策略」，于宗先與劉克智（主編），《臺灣的工業發展》，13-23，台北：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 許嘉棟（1983），「我國金融體制之檢討」，《當前經濟問題研討會論文集》，160-176，台北：中國經濟學會。
- 張其勳（1990），《考慮服務品質之尖峰定價分析》，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漢卿（1984），《數學分析之基礎》，新竹：凡易書店。
- 鎮天賜、余煥模與張丕繼（1983），《人力政策的形成與實施》，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策略叢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Dornbusch, R. (1976), "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161-1176.
- Gradshteyn, I. S. and I. M. Ryzhik (1980), *Table of Integrals, Series, and Products*,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 Hall, B. H. (1984),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Master File: 1959-1987,"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66.
- Schieber, S., R. Dunn, and D. Wray (1997), "The Future of Defined Contribution Revolution," in O. Mitchell, (ed.), *Living with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s*, 273-284, Philadelphia: Pension Research Council an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